

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



曾令云 著 华夏出版社

龙卢演义

曾令云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卢演义/普令云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12

ISBN 7-5080-1150-3

I. 龙… II. 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4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刷

850×1168 1/32 开本 20.375 印张 5千字3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28.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社发行部调换)



曾令云 现年四十七岁，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深造于中央党校培训部。当过中小学教师，亦从过政，文学创作纯属业余，然而却如痴如醉，曾发表剧本多个、中篇小说多篇。

2008/10/17

挑灯何惧寒窗苦 乌蒙雄风上笔端

(代序)

杨永智

锁钥南滇，咽喉西蜀，这就是扼川、滇、黔三省，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名珠——古郡朱提。

巍巍乌蒙山，滔滔金沙江，环抱着朱提—乌蒙—现今昭通—这块人杰地灵之地。

高山大川，古道雄关，悠悠岁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英雄儿女，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乌蒙雄风。这是刘平楷、罗炳辉的桑梓之地，也是龙云、卢汉的父母之邦。他们都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彪炳一时，在血与火中走完各自不同的人生旅程。这就是昭通人。

昭通出了昭通人，昭通人要写昭通人，这是情理中事，也将是昭通史上颇有意义之举。有理由相信，这也将

是最为生动、最为精彩的篇章。几十年来，曾有多少昭通文人梦寐以求去圆这个梦。由于历史的、政治的、人为的各种原因，众多有志之士，虽经很多努力，秉烛夜读，伏案挑灯，一代、两代，苦心积虑，了犹未了。然而，有情种、想事成，难能可贵的是：昭通师专党委书记、地区作协副主席曾令云同志，在学习工作之余，积28年之苦心，锲而不舍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在某种意义上也圆了昭通几代人的梦。《龙卢演义》于1995年3月完稿，7月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可喜可贺的是，《龙卢演义》出版后，该书反响之大、销量之多，是始料未及的。刚发行不几日光景，即告缺书，昭通要书！云南要书！四川要书！北京要书！为此作者及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发行。新版本除满足求购者有书可购外，还将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正文改成5号字，以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这是昭通人写昭通人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也是昭通有史以来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龙云、卢汉是近代云南甚至中国历史舞台上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两人均为彝族，崛起于乌蒙山昭通，在近代中国群雄逐鹿、血雨腥风、大浪淘沙的斗争中，纵横捭阖，成为独霸一方的云南王。拦截过红军，参加过抗战，拥护过蒋介石，最后又与国民党政权决裂，投向人民的怀抱。在你死我活、尖锐复杂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他们经历之复杂、个性之独特、思想之变化，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云南直至中国近代史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盖棺论定，正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记习仲勋在纪念龙云诞辰百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加强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必然会拓宽民国史研究的范围，对于世人更好地了解云南，了解中国近代历史，不无裨益。遗憾的是，关于龙云、卢汉的传记，至今尚不多见，用小说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再现两人风云一生的作品更属寥寥。曾令云同志的《龙卢演义》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无独有偶，龙云、卢汉为云南昭通炎山一对彝族表兄弟，从彝家古老而血腥的宗族血斗中走出，投考军校，比武打擂，效忠滇、川、黔三省联帅唐继尧。驱逐顾品珍，屡建奇功；四军长倒唐，一言九鼎。六月兵变，滇军内战，荣登云南王宝座。拥护蒋介石，拦截红军，屠杀地下党，参加西南军阀混战。血战台儿庄，赴越南受降，被逼下野，反蒋拥共。举义旗，云南和平解放。十八载云南王生涯，龙、卢颇具传奇色彩。也正是依据这些历史事实，小说从龙云、卢汉离家从戎开始，到卢汉光荣起义为止，以两人的政治、军事经历为主线，进而辐射云南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俗，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自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云南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内蕴丰富，气势恢宏。在这一大背景下，作者通过对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描写，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入精细的刻划，对历史事件独具慧眼的剖析，成功地再现了龙云、卢汉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从而展示出历史的真实。作者既没有把他们神化，又没有把他们丑化，而是把他们作为生活在具体历史

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人物,按照其性格的逻辑发展来展开故事情节。通过对龙云、卢汉的命运的描述,让读者去思索,去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应当说,作者对书中人物的理解与把握,对人性的挖掘和探索,对细节的设计与处理,以及在乡土语言的运用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历史小说不等同于历史,但在大的历史事件的准确性及人物性格的基本轮廓上,又要符合历史的真实。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具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素养。全面占有史料,科学鉴别史料,弄清基本的历史事实,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让人物在历史中活起来,这是对每位历史小说作者的基本要求。曾令云同志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小生活在龙云、卢汉的故乡,对龙、卢的传说耳濡目染。乌蒙的山、乌蒙的水、乌蒙的历史、乌蒙的风情、乌蒙的父老乡亲,使他神往,使他痴迷。他在这里渡过了自己的童年、青年、中年。他稔熟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人情,这里的山川,这里的掌故。他在人民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诗情和画意。他学过理工,热恋文学,当过教师,干过党务行政工作,现仍是党委书记,有着丰富的生活基础和阅历。八十年代在中央党校就读时,就大量查阅了有关龙云、卢汉的史料。工作之余又利用一切机会走访龙、卢故旧及地方前辈,作了大量记录,去粗取精,弃伪存真,积累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

他殚精竭虑，如其所述：“我不能愧对桑梓，故从百里昭通坝子碧绿欲滴的四月开始，到大雪纷飞的寒冬结束，《龙卢演义》总算脱稿了。”正所谓：挑灯何惧寒窗苦，乌蒙雄风上笔端。就这样，终于写成这部长达五十余万言的长篇小说。这也雄辩地证明，成功源于勤奋。文学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老老实实深入生活，而不是浮在生活的表面，才能根深叶茂，花繁果硕；只有不畏艰难，勇于攀登，而不是浅尝辄止，才能达到艺术的峰巅，取得优异的成绩。

话不能再说下去了，曾令云同志说得好：“昭通山灵水秀，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英雄辈出。我们的先辈无愧于他们所处的时代，难道历史的篇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便发生断层而失去光彩？”不！既有活生生的龙云、卢汉，就有了《龙卢演义》的争奇斗艳。既有实实在在的昭通人，春光明媚的文艺园地里，正孕育着姹紫嫣红。我们将迎来更多更美的艺术之花。

1996年7月22日于昭通

内 容 提 要

巍巍乌蒙山，滚滚金沙江，哺育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云南王——龙云、卢汉。一对表兄弟，从彝家古老而血腥的宗族血斗中走出，投考军校，比武打擂，效忠滇川黔三省联帅唐继尧。驱逐顾品珍，屡建奇功；四军长倒唐，一言九鼎。六月兵变，滇军内战，荣登云南王宝座。拥护蒋介石，拦截红军，屠杀地下党，加入西南军阀混战。血战台儿庄，赴越南受降。被蒋逼迫下野，反蒋拥共，举义旗，云南和平解放，十八载云南王生涯，龙、卢颇具传奇色彩。

作者在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从史实出发，以两人政治、军事经历为主线，全面深刻地展现了云南从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前夕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气势恢宏，内蕴丰富，并再现了龙、卢二人的传奇经历，刻划出“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习仲勋语）。

引 子

低沉、雄浑的牛角号声，划破漆黑的夜空，在群山峡谷中闷闷地回响。

寨子外祭祀祖先的场院上，几堆干柴被点燃了，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个天空。

纳吉家族的男女老幼和娃子信，挎着长刀，扛着梭标，背着火药枪，提着见血封喉的强弩，举着火把，抱着酒坛，奔出寨子，涌向祭祀祖先的场院。

酋长，龙云的爷爷纳吉迪府，顺披毡衣，横挎腰刀，威风凛凛，满脸杀气地站在祭坛上，腾腾的火焰映着他紫红色的脸膛，熠熠发光。

低沉悲壮的牛角号又呜呜地吹响了，它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祭祀祖先，血战嘿家的宣誓仪式开始了。

寨子里有名望的老人，扭断鸡脖子，让殷红的鲜血淌进酒坛。青壮汉子跪在地上，虔诚地把木碗高高地举过头顶，抬着酒坛的老人，走到他们的前面，把鸡血酒盛满每一个人的木碗。

祭祀和宣誓刚完，迪府举起火药枪，向着青黛色的夜空，连连放了三枪，高举火把的队伍出发了。牛角声、呐喊声、不时上火药枪声，此起彼落，一路不断。崎岖的山路，更把连成一线的火把勾勒成形态各异的火龙，翻腾着，咆哮着向嘿家寨子扑去。

行至途中，管家迪卡匆匆走到迪府的面前，忧心忡忡地说道：“阿哥，我们一路鬼喊呐叫的，早已暴露目标，嘿家喘怕早有防备。”

迪府不以为然，他自信而轻狂地回答道：

“我就怕他没有准备，轻而易举地打败他，我迪府脸上也无光。”

“我是怕黑更晚夜的，中了嘿家的埋伏。”

“哈哈……，嘿三已成瓮中之鳖，我纳吉迪府可以让他先把我包围起来，再动手！”

“阿哥，正因为如此，嘿三可能破釜沉舟，来个鱼死网破。我想倒不如虚张一下声势，就把弟兄们拉回去，然后伺机出击。兵法曰，兵不厌诈嘛。”

“嘿嘿！我纳吉迪府还没有怕人的习惯。传我的话，叫弟兄们快点走。”

纳吉迪卡素知堂哥的脾气，他深知，迪府既然决心已下，十匹骡子也拉不回来。他不再说什么，转身便把迪府的话传了下去。

当迪府率先冲进嘿家寨子的时候，早已空无一人，到处静悄悄的。直到这时，迪府似乎才觉察到情况的严重，回头急忙叫撤，但已经来不及了，退路完全被火药枪和弩箭封锁了。可怜不少身强力壮的汉子，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便莫名其妙地做了冤鬼。迪府更是虎落平原，无计可施，捶胸跺脚，仰天长啸：“苍天啊！你真的要绝我

纳吉迪府！”

黑暗中，忽听得“嗖”的一声，一支见血封喉的利箭早穿进迪府的后背。他疼痛难忍，摇晃了几下，便扑倒在地……。迪府的儿子，纳吉瓦梯在慌乱中抢上前来，扶起父亲，背在身上，在几个弟兄的掩护下，左突右冲，艰难地逃出嘿家的寨子……。

晨曦微露，火药枪声渐稀，纳吉瓦梯背着父亲跑出三五里地，才放将下来。回头一看，上百的人马死伤半数，瓦梯拔下父亲身上的毒箭，拼命地摇动着，撕心裂肺的呼喊着一息的阿爸……。好大一会儿，迪府才慢慢地、痛苦地微微睁开双眼，他已无法说话，只有悔恨和复仇的眼泪挂在两颊上。他知道药性已经发作，生已无望，但死不能跌威！迪府挣扎着，想用最后一点力气站起来。然而，一切都是那样徒劳，死神却让这个踌躇满志的部落酋长带着无限的悔恨和遗憾离开了养育自己的土地。人们一下子跪在迪府的面前，嚎啕声、呼叫声震撼着炎山茫茫苍苍的群峰，伴着滚滚咆哮的金沙江，浑然成为一曲悲怆交响曲。

岁月流逝，两家械斗不断……，被捆在战车上的人们，每年几乎都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 一 章

隆冬，天很短。龙云从炎山赶到昭通城的时候，天已经擦黑。

进了西城门，上了陡街，龙云沿着石板铺砌的大街，走上走下，心事重重。

陡街几乎都是青一色的木框架结构的房子，当街的，每家门前照例装着柜台，上面摆着各式风味小吃，左右两头，插着灯笼。此时万家灯火齐明，熠熠灿灿，一点连一点，一家连一家，好像伸向遥远深邃的天穹。羊肝色的门面，让灯笼一照，红彤彤的，黑漆写成的各类商号、店铺的招牌，天黑看不清楚，隐隐约约的。

龙云走到一家狗肉汤锅店前，热情好客的主人满面春风地把他迎到屋里坐下，随即往大炖罐里舀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狗肉，滴上麻油，撒上葱花，递到龙云面前。龙云放下褡裢，拿出一个大苦荞粑

粑，就往嘴里送。店主见状，急忙上前和善地说：

“小兄弟，冷冰冰的，吃下不好过，我给你在子母灰里烧一下。”

龙云忙站起道谢，便把粑粑递给店主人。

吃了粑粑，喝了狗肉汤，肚子一饱，身上也暖和了，他摸到挑水巷，随便找了家客马店住下。

躺在床上，龙云翻来覆去睡不着，往事如潮，涌上心头……。

十多年前，嘿家抢了纳吉家的娃子和毛羊，骄横自负的爷爷纳吉迪府，不顾嘿三多次赔礼道歉，发起械斗。一次损兵折将的打冤家，把纳吉家族推入血海。为了吃掉纳吉家族，嘿三和土匪头子杨朝云拜把结为弟兄，从此，纳吉家更是一蹶不振了。龙云听母亲讲，他四岁时，父亲瓦梯又气又病，三十岁不到便离开人世。死时，瓦梯久久不闭眼睛，母亲急忙跪在奄奄一息的父亲面前，悲切地哭诉道：

“瓦梯，你就放心去吧，拼着我这条命，也要把纳吉岬岬抚养成人，让他重振家风，撑起纳吉家族的门面。”

从此，母亲居孀守寡，含辛茹苦，终于把龙云养育成人。这十多年，母亲不仅送龙云就读于清末举人肖瑞麟老先生，学些四书五经。又送龙云习武于当地邹家。那时候，有人建议嘿家斩草除根，杀掉龙云，但嘿家有人可怜他孤儿寡母，称不上手而未下毒手。

随着年纪的增长，蒙在龙云心上的阴影，渐渐变成随时都能爆发闪电雷鸣的乌云。多少年来，羞辱、惭愧、雪耻，无情地煎熬着龙云的心，一种振兴纳吉家族的使命感，使他过早成熟了。他明白，要雪纳吉家族的奇耻大辱，只有靠实力和本事。

前几天拜把兄弟邹若衡对龙云说，四川的马汤元要来昭通摆擂，建议他进城一转，或许能得到马汤元的指点。龙云回家，把此事向母亲一讲，深明大义的龙母竭力支持，打点盘缠，就送龙云上路。刚才，龙云到火塘边洗脚，又听几个四川到昭通贩虫子的挑夫讲起此事。能说会道的四川人，添油加醋把马汤元讲得神乎其神，龙云

听后，心里更是火燎燎的。他暗暗下定决心，只要能找到马汤元，拜他为师，学到报仇雪恨的本事，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

第二天，龙云起了个大早，随便找个僻静的地方练了几路拳，回客店洗漱完毕，天已大亮。他把褡裢交给店主代为保管，装上几毫零钱，便上街了。

繁华的街市，商号、当铺、烟馆、妓院，一家连一家。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上点年纪的有钱人，提着银制的手炉，没有钱的，长布衫下也捂着竹编的烘笼，让人一看，别具一番情趣。古朴雄伟，然而已经破损的城楼下，站着一群群待雇的短工，他们年纪不等，却打扮一样，破烂单薄的衣裤裹着瘦弱的身躯，油油的毡帽下是一张张毫无血色、期待和绝望的脸，包着棕皮穿着草鞋的脚，在寒风中颤抖着。几乎每个人腰上都紧紧系着草绳，双手拢在袖筒里，清鼻涕流出来了，也不愿伸手去擦，任其流到嘴里。卖水的一挑接一挑，几乎摆到了街心，水面上结着薄薄的冰，他们等得实在太久了。睡在城楼下的叫化子，也一个个地醒来了，乞讨的时间没有到，都聚在一起用破草席烧着火，打着莲花闹，笑闹着，诅咒着，拼命地咳喘着。……大街上，也不乏花枝招展，涂脂抹粉，妖妖艳艳的女人和招摇过市的纨绔子弟，他们搂肩搭臂，嘻嘻哈哈。

龙云随便找个小摊，喝了两碗稀豆粉，吃了几个油糕，便准备到四川会馆打听马汤元的下落。

走到辕门口，龙云见避风的房檐下有一个算命摊，好奇使他在摊前站住了。五十多岁的算命先生见客人光顾，便笑容可掬地和龙云打招呼：

“年轻人，测个字吧，我张铁嘴闻名昭通，能知旦夕祸福，更能逢凶化吉。”

龙云对算命打卦，半信半疑，但经不住张铁嘴花言巧语的招揽，最后鬼使神差地坐到摊子旁。

张铁嘴拿过笔砚，指着装有小纸卷的匣子说道：